

## 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丁志 卷第十二

龔丕顯 上饒龔丕顯，紹興十七年，得鄉貢。明年省試後，夢入大官局，立廷下，與其徒數百人，皆著白袍居西邊，王者坐於上，吏一一呼名訖，引居東，其宗人旁亦預選，丕顯隨呼且東矣。判官趁升殿，有所白，旋下，入東廊，抱文書巨沓而上，揭以示王。王翻閱移時，連頷首，判官復下，卻挽使西，懼而寤，撫然不樂。是年下第，旁獨登科。丕顯知夢已驗，但不曉坐何事罷罰，自是無進取意。蹭蹬恰一紀，用免舉到省，乃獲正奏名。既廷試，喜曰：「事畢矣！」尚以唱名繫念，又夢適曠野，徘徊佇立，望神人冉冉由雲端下，顧已曰：「汝欲見及第飭乎？」出袖中小軸，展示之，乃黃牒也。其前大書「龔丕顯」三字，又細書曰：「為不合爭論昏姻事，展十二年，驚起，具語所親曰：『不善事不可為。』頃時鄉里有失行婦人與惡子通者，吾之甥聞而訐之，惡子懼，與婦人約，急納幣結昏，吾甥亦強委禽焉。惡子不能平，訟於官，甥謁吾求援，吾與為道地，竟得妻，一時良以為得策，不謂陰譴分明乃如是，悔之何及也。」丕顯為餘乾尉，竟不達而卒。

遜長老

李似之侍郎彌遜為臨川守，以父少師公忌日，往疏山設僧供，與長老行滿共飯，滿年八十餘矣，飯且竟，熟睨李曰：「公乃遜老乎？」李不應，左右皆愕。俄又曰：「此老僧同門兄也，名上下二字，皆與公同，自聞公出守，固已疑之，今日察公言笑動作精采容貌，了不見少異，公其後身？」復何疑？李扣其以何年終，則元祐戊辰，正李初生之歲也。李亦感異，還家揭燕寢，曰小雲堂，而賦詩曰：「老子何因一念差，肯將簪絳換袈裟。同參尚有滿兄在，異世猶將遜老誇。」結習未忘能作舞，因緣那得見拈花，卻修淨業尋來路，澹泊如今居士家。李初命名時，固得於夢兆，甲志載之矣。

王寓判玉堂

九江人王寓，政和間，為洪州進賢主簿，將受代，(原闕一葉)□□□予春語之曰：「是為爛緣血風，我有一藥可治此，名曰二百味草花膏，病者驚曰：『用藥品如是，世上方書所未有。』豈易遽辦，君直相戲耳。」趙曰：「我適有見藥，當以與君，明日攜一錢匕至，堅凝成膏，使以匙抄少許入口，一日淚止，二日腫消，三日痛定，豁然而癒。」乃往謁趙致謝，且扣其名物，笑曰：「只是用一羯羊膽，去其皮脂，而滿填好蜜拌勻，勺之候乾，則入鉢研細為膏，以蜂彩百花，羊食百草，故隱其名以眩人云。或云亦有它方證載雲、汀民咒詛獄。」

汀州民聶氏，與某氏為詛，久之兩家數十口相繼死，唯聶氏子慶獨存。從長老法海，住南岩寺，三年，海遷天寧，慶與之俱。中涂遇瘴疾，死而復甦，語海曰：「似夢中見五人來，相逮甚遽，雲追汝久矣。汝在南岩，吾不敢進，今須汝往圓案也。」驅逐疾行，慶皇懼念佛乞哀救，至麻潭渡，遇白衣岩主於道，五人俯伏屏息，岩主告之曰：「不必慶，送死者唯此木耳。汝為我子，何忍見奪耶？」翟圭遣軍校張有部役夫方欲遺挽，木從山自滾下，其末斷折丈許，見者異焉。四月初，溫在田蒔稻，忽大風雨作，雷擊僕於地，其身由鼻准中分，右畔如火所爇，煙色鬱鬱然，左畔半體仍舊，而不死。今母子皆存，翟圭說。

鄭安子孫缺

內文缺

溫大賣木缺

內文缺

陳十四父子

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，事母極不孝，嘗因鄰人忿爭，密與妻謀，牽其母使出門，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，捽拽顛仆，至於死。遂告於縣，誣雲為鄰所毆殺，里巷及其妹共證為不然，縣執陳係獄，未及正刑而斃，時幹道六年也。後三年，陳妻度溪視女，遭震雷擊死於水中，厥子聞之，奔至溪旁，彩長藤入水纏母屍，挽而上之，岸上人勸以身負，不肯聽，雷復震一聲，亦擊死，其家遂絕。知縣穆准說。

西津亭詞

葉少蘊左丞，初登第，調潤州丹徒尉，郡守器重之，俾檢察徵稅之出入，務亭在西津上，葉嘗以休日往，與監官並欄杆立，望江中有彩舫，僚亭而南，滿載皆婦女，嬉笑自若，謂為貴富家人，方趨避之，舫已泊岸，十許輩袞服而登，徑詣亭上，問小史曰：「葉學士安在？」幸為入白，葉不得已出見之，皆再拜致詞曰：「學士雋聲滿江表，妾輩乃真州妓也，常願一侍尊俎，愜平生心，而身隸樂籍，儀真過客如雲，無時不開宴，望頃刻之適不可得，今日太守私忌，郡官皆不會集，故相約絕江此來，殆天與其幸也。」葉慰謝，命之坐，同官謀取酒與飲，則又起言，不度鄙賤，輒草具肴醡自隨，敢以一杯為公壽，願得公妙語持歸，誇示淮人，為無窮光榮，志願足矣，顧從奴擎榼而上，饌品皆精潔，迭起歌舞，酒數行，其魁奉花箋以請，葉命筆立成，不加點竄，即今所傳賀新郎詞也，其詞曰：「睡起聞鶯語，點蒼苔簾櫳晝掩，亂紅無數，吹盡殘花無人見，唯有垂楊自舞，漸暖靄初回輕暑，寶扇重尋明月影，暗塵侵尚有乘鸞女，驚舊恨，鎮如許，江南夢斷橫江渚，浪黏天蒲陶漲滌，半空煙雨，無限樓前滄波意，誰彩蘋花寄取，但悵望蘭舟容與，萬里雲帆何時到，送孤鴻目斷千山阻，重為我，唱金縷，卒章蓋紀實也。」此詞膾炙人口，配坡公乳燕華屋之作，而葉公自以為非其絕唱，人亦罕知其事雲。葉晦叔說。

吉撫之妻

岳州平江令吉撫之，唐州湖陽人，初娶王氏，樞密倫女第也，既亡，復娶同郡張氏，居於長沙，張氏生女數日，得危疾，醫不能治，其母深憂之，邀巫嫗測視，雲王氏立於前，作祟甚劇，命設位禱解，許以醮饌，不肯去，巫語撫之曰：「必得長官效人間夫婦決絕寫離書與之，乃可脫。」撫之不忍從，張日加困篤，不得已灑淚握筆，書以授巫，即雜紙錢焚付之，巫曰：「婦人執書展讀竟，慟哭而出矣。」張果愈，生人休死妻，古未聞也。張與予室為同堂姊妹，今尚存。

胡生妻

尉氏縣富家子胡生，再娶張氏女，頗姊，胡嬖一尼，畜於外甚久，張知之，呼其夫歸，責怒捽挽，至欲以爐灰燄其目，胡脫手走，曰：「寧痛棰我，此豈得然。」張益怒，自投於廷，輾轉咆擲，時有娠越八月矣，困劇間在地昏睡，夢胡之前妻來，曰：「彼乃我夫，汝安得輒據，吾今殺汝兒，即舉拳築其腹，悖而寤，始道所見，扶痛入室，已不可堪，所居去縣四十里，亟呼乳醫，醫未至，胞墮地而死。」

謝眼妖術

謝眼者，贛州寧都人，一目眇而有妙術，嘗與客坐村店，遙望數婦人，著新衣出遊戲，謂客曰：「彼方袞服，吾必使之跣行，袖手良久，諸人果裴回窘撓，皆脫履襪，牽衣而過，既至前，問其故，曰：『沮洳被徑，殊為妨人。』謝笑命反顧，則坦途自若也。一小兒負餅餌兩畚，隨其母歸外家，謝就求之，兒不可，即取青竹箋一條，密置後畚，兒覺擔頗重，行稍遲，母屢待之，俄而偏重不能舉，怪而發幕，但見小青蛇滿其中，大懼悉棄之，又有民挈豬頭以過者，謝曰：「吾能得此以侑觴，默誦咒數十言，民行至山下，訝血臭，視之，已變為人首矣，怖而走，謝徐取以歸，與客煮食，每入酒家飲，無敢不致敬，或待遇小不愜，則拋擲葦杖而出，便有蛇出地上，酒徒皆避席，由是鄉里畏事之，後年老病猝以死，其後亦絕。」陳熙說。

薛士隆

薛士隆季宣家，既遭九聖之異，其後稱神物降其居者，尚連年不絕，幹道癸巳歲，自吳興守解印歸永嘉，得痔疾，為庸醫以毒

藥攻之，遂熏蒸至斃，死之數日，其子云、病中，聞若有誦禪氏所謂偈者，其語雲、議著即差，擬著即錯，挑起杖頭，將錯就錯，魚鳥飛沉，各由至樂，要知樂處，無夢無覺，吁亦異矣。士隆學無所不通，見地尤高明淵粹剛正而有識，方向用於時，年財四十而至此極，善類咸嗟惜焉。官止通直郎，待常州闕，不及赴。

洞庭走沙

謝巽與權、幹道七年十一月，自澧州守受代，與其孥陸行，抵巴陵，舍餘岳陽樓，凡輜重之屬悉置兩大舟，又空一舟，規以自載，涉重湖，後三日乃至岳，是日岳守王習、為具，招之宴郡齋，舟方西來，司法呂粦、官舍在樓側，當冬至節假，乘間率妻妾登坡上，縱目遙望湖心，有黑物甚長，乍出乍沒，尾三舟而下，初以為龍，土人曰，是名走沙，江湖中雖有之，而不常見也，良久抵岸，謝亦還，遂乘舟去，呂復觀焉，黑物隨之如初，既行三十里，至九龍浦，欲赴道人磯宿，泊沙忽猛漲成圍，漸東及舡半，篙師大恐，入白謝，請急出避，遽呼家人，由沙上跳登岸，少頃，一巨鼈升舟，其身長闊丈餘，以首並足，盡力壓舟頂，重載者皆平沉入水，獨所乘輕者無恙，其生生之具，並衾綈裘褐盡沒，暮寒方厲，遣信假衣衾於王守，王令道人磯巡檢，募兵卒善沒者下拯之，水深不可測，檣竿高數丈，猶不見表，知無可奈何而止，一家亦僅脫死，危矣哉，呂粦說

淮陰人

紹興三十一年，浦城葉榮良貴，為淮陰邑令，士人有死三日而活者，雲被追入冥至官府，追者引從東廂過，見儀仗列屋，皆萬乘所用，異之，不敢問，既立廷下，主者曰，汝未合死，宜亟還，遂由西廂出，所見如初，方扣其人此何用，答曰，府君將迎新天子，故排比乘輿法物耳，及門而寤，他日以告葉，葉戒使勿敢言，明年，皇上登極，乃印其事。

淮陰民女

淮陰小民喪其女，經寒食節，欲作佛事薦嚴，而無以為資，母截發鬻之，得六百錢，出街將尋僧，值五人過門，迎揖作禮，告其故，皆轉相推避，良久一僧始留，曰，今日不攜經文行，能自往假借否，婦人遍訪諸鄰，得金光明經一部以授僧，方展卷啟白，婦人涕淚如雨，僧惻然曰，不謂汝悲痛若此，吾當就市澡浴以來，為汝盡心，既至，潔誠持誦，具疏回向畢，乃授錢歸，遇向同行四人者於茶肆，扣其所得，邀與共買酒，已就坐，未及舉杯，聞窗外女子呼聲，獨經僧起應之，泣曰，我乃彼家亡女也，淪滯冥路久，適蒙師課經精專之功，遂得超脫，閻王已飭令受生，文符悉具但未用印耳，師若飲酒破齋，則前功盡廢，實為可惜，能忍俟明日乎，僧大感懼，以語眾，皆悚然而退，亦紹興末年事也。

李婦食醋